

红枪会的覆灭

1948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七十六团正在叶县驻扎。这天正好是农历大年三十。团长李钟玄在训练场上检查战士们训练。突然团通信员小徐疾步跑来，对李团长说：“团长，周政委让你马上赶回团部。”李团长知道周政委正在团部伙房检查炊事员包饺子，便风趣地说：“小徐，是不是政委将饺子包好了，让战士们回去吃饺子哩！”

通信员小徐一脸严肃地回答：“团长，周政委有紧急战情与你商量，不是吃饺子。”

李团长听罢，急匆匆赶回团司令部。

政委周泉一见他，马上把一封信交给他，说：“李团长，旅指挥部下达了作战命令，你看看吧。”

李钟玄团长接过战令，只见上边写道：“李、周：命令你团火速出发，赶往临汝郑县交界剿灭反动红枪会王文成匪部，不得迟缓。”

马上即是除夕夜，明日就是春节，旅指挥部此时下达这个命令，看来战情肯定非常紧急。李钟玄不敢怠慢，立即召开营连长会议，讲述了旅部作战命令。

当天傍晚时分，部队从叶县出发，跑步向临汝、宝丰、郑县前进。

行军中，一个叫王育才的班长用快板书鼓舞士气。

天寒地冻往北行，日夜兼程进鲁山。
汝河两岸去剿匪，枪炮代替爆竹燃。
雪花纷飞兆丰年，吃块干粮算过年。
战士们虽然没有正式和红枪会接触过，但

对红枪会的恶劣行径早就恨之入骨。原来这红枪会早先叫红枪社或叫硬肚社，属于义和团的一个流派。清朝末年由洛阳传入临汝、郑县一带。红枪会信奉“祖师爷”“玉皇大帝”和“观音老母”，是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红枪会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迷信的法术是：打仗时先喝朱砂符，赤膊上阵，号称一念法。就枪刀不入，枪炮哑声。凡入会的信徒持大刀、长矛，晚上操练，法力更强。但到了民国末年，红枪会堕落成公开的土匪武装，被地主恶霸势力操纵，为地主阶级效力。汝河两岸的红枪会组织有两个匪首，一个叫王文成，一个叫王明礼，自封为正副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后，红枪会武装专门与解放军做对，极端仇视共产党。1947年12月，匪首王明礼在郑州受国民党军训练，委任为“豫西剿共纵队司令”，窜到汝河两岸，自称“五县总指挥”，公开与解放军对抗，到处攻打新生政权，杀害农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1948年2月，红枪会匪首武定安带领50多名匪徒，手持红缨矛枪，突然袭击我解放军一个连队，抢走机枪、步枪、子弹，伤亡解放军战士60多名。紧接着，王文成、王明礼及匪首路黑山带领500多名匪徒，赤臂露胸、涂花脸、捏诀念咒向我解放军某部攻击，并将4名战士掠走，分别捆到树上，残害后碎尸，将人头挂到树杈上、长矛枪尖上……

经过急行军，七十六团二营于2月18日到达临汝与郑县交界的前后冢王村，包围了盘踞在这儿的红枪会武装头目王文成的巢穴。二营将敌包围后，首先用政治攻势向其广播喊话，令其打开寨门投降，保证不伤一人。但匪徒们很嚣张，反而向解放军喊话，拒绝投降。

既然不听好话，那就不客气了。2月18日夜，二营营长先令四连连长臧如成带领全连战士朝前

后冢王西边的小冢王村攻击。这时，匪徒们早将村寨门加锁堵塞，一队匪徒手持大刀、长矛枪站在寨墙上高声念法诀，还放枪回击。连长臧如成见进攻受阻，立即命令战士们一边朝寨墙上射击，一边架梯强行进攻。匪徒们虽然顽抗，但怎禁得住解放军战士们的强攻，纷纷往后撤退。突击部队旋即登上寨墙，战斗向纵深发展。突击部队进寨之后，一部分战士火速占领寨门，将堵寨门的装满泥沙的麻袋移开，打开寨门，放大部分队入寨，臧如成连长则带着一部分战士顺着街巷追击逃匪。这时，突然一个红枪会匪徒手持长矛从斜巷里冲出，一矛刺向臧如成。臧如成躲闪不及，被刺中左胸昏倒在地。也就在这刹那间，一个战士朝那个匪徒连开三枪，那个匪徒倒地而亡。战士们将臧如成扶起，发现他伤得不轻，急忙包扎后送往后方。这时大部分队蜂拥进寨，冲到匪徒们营地后，一个意外的场面出现了，只见许多匪徒踉跄在地上，另一小部分匪徒则跪倒在地，举枪投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倒地昏迷的匪徒是因服用朱砂过量，导致头晕头胀躺卧不起，因此丧失了战斗力。解放军攻占小冢王村后，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收缴了红枪会匪徒们的武器，对其人身没有伤害。

天亮后，大家王的红枪会匪徒得知小冢王村被攻占，大批匪徒在匪首的指挥下，手持长矛长枪，一边口念咒诀，一边杀气腾腾从四面八方方向小冢王村涌来，妄图夺取被攻占的小冢王村。结果被解放军战士一阵机枪扫射，寨门外的空地上倒下了一片死尸。红枪会匪首见夺寨无望，只好带人撤退，缩回了大家王。

过了晌午，旅部紧急调来一门迫击炮，开始向龟缩在大家王镇的匪徒发起攻击。迫击炮首发一炮，击中北门寨墙上列阵的匪群，一大批匪徒倒在地上。紧接着又发一炮，击中中寨门墙内的

匪众，又一批匪徒倒地而亡。红枪会匪徒见炮火有如此凶猛的杀伤力，纷纷四处躲藏，阵势大乱。匪首正要再集结匪徒顽抗，又一发炮弹落在北寨墙内，匪徒们正准备再逃时，突然见那颗炮弹落地后，并没有爆炸，原来是颗臭弹。

匪首见状，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喊道：“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响向外倒。兄弟们，玉皇大帝显灵了，来护佑我们，不要怕，跟他们血战到底！”匪首这么一吆喝，众匪徒还真以为是玉皇大帝显灵了。因此又蜂拥返回寨门，又用装泥沙的麻袋堵塞寨门。

寨外的攻城部队见第三发迫击炮没有爆炸，也不等炮弹再发，指挥攻寨的营长命令火力掩护，营教导员李中顺亲自带领六连战士，抬着梯子靠在寨墙上，强行进攻。守在寨墙上的红枪会匪徒顶不住强大的火力，顾不得匪首的命令，纷纷逃下寨墙。六连连长曹银旺带战士们追在逃匪后边，突入寨内，与众匪展开激烈巷战。

营教导员见夺寨得手，曹银旺已与匪众正面接战，立即指挥大部队尾随下寨，追至镇中心一空地，前面一股顽匪，口中念念有词，露着大肚皮挺枪顽抗。李中顺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回头一看，司号员不知何时已中弹受伤，倒在地上。

李中顺往前一步拿起司号员身上的军号，挺身吹响了军号。军号一响，一排战士扣动机枪，无数发子弹射向匪群，众匪立刻倒卧在地。战士们一齐往前冲，枪声密如雨点。没有死的匪徒再也不敢仗法术显灵了，跪在地上举枪求饶。也有一些匪徒看情况不妙，爬起身准备跳寨墙往外逃命，但哪儿逃得过去子弹快，逃命中被打倒在地。有一股匪徒见逃走不成，朝一口红薯窖乱跳。几个战士见状，纷纷围住红薯窖口，高声叫道：“快出来投降，否则扔手榴弹了。”红薯窖内的匪徒们不敢再躲，求饶道：“不要扔，不要扔，我们投降！”20多

个匪徒就这样做了俘虏。

匪首王文成和王明礼趁混战之机，早溜出了寨子，一路逃往北山躲了起来。

冢王镇被攻克后，对其他几个据点的红枪会匪徒震动很大。解放军攻占冢王镇后，一鼓作气，分兵将其他据点包围。这些据点的匪徒已完全丧失了斗志，经人民解放军喊话做政治工作，大部分打开寨门缴枪投降，只有两三个据点的匪徒企图负隅顽抗，怎奈不禁攻打，先后被攻克。

这次剿灭红枪会匪徒的战斗，从2月18日开始至23日结束，5天内解放军作战14次，先后攻克前后冢王、纸坊、东赵落、薛店、茨芭、山头赵、沙三店、太村寨、武巡店等24个红枪会匪众据点，毙伤匪徒80多人，俘匪和自首者3450人，生擒了红枪会游击大队长王秋，中队长韩路斌、薛老忠，土匪头子王忠义，红枪会师爷王老太、董金堂等人。缴获小炮1门、重机枪1挺、步枪260多支、左轮手枪30多支、各种弹药2800多发，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一大批。

战斗结束，专员李庆伟和五分区副司令员王子龙召开群众大会，表彰了在这次战斗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和战士。李庆伟专员还在大会上阐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指出：红枪会闭火门是假，它所表现的所谓“勇敢”完全是匪首让人服了“朱砂”烧的。王文成和王明礼这两个匪首虽然漏网，但相信不久，他们必然归案伏法。

会后，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被枪决，其余大小头目和骨干分子400余人带走集训遣散，一般人员当场释放。

当天夜里，李团秘密组织了一支侦察小分队，连夜出发，到各地侦察王文成和王明礼可能潜藏的地方，又一张网张开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讲好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戏”从天降

□马俊杰

“俊杰，4月7日，咱市曲剧团《马英》剧组将去驻马店参加‘黄河戏剧节’戏曲展演，给你留张票，到时你可去看看。‘黄河戏剧节’那可是立足河南，辐射黄河流域，影响全国的大活动，是文艺双创工程的重要文化品牌，去见见世面，这样对你今后写作也会有帮助。”接到屈江北老师的电话通知，这对于一个忠实的戏迷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有时为了看场戏能跑遍整个汝州城，甚至看个地摊戏跑个七八里地也是家常便饭。这次作为马英的“娘家人”能有幸参加此次大型展演活动，心里高兴就别提了。“好！好！好！”屈老师话音未落，我就连声欣然应允。

关于《马英》这部戏，我与它还有点渊源呢！

2021年6月，我受屈江北老师之邀，曾参与了《马英》这部戏前期宣传报道工作。一个月，十余篇新闻稿被地方新闻媒体采用。其中《演绎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新闻稿件被全国学习强国栏目选用。为了马英事迹的真实性，我曾随剧组屈江北老师，驱车深入米庙镇一五张村、安庄（长马）村与当事人进行求证和走访。正式演出前，曾和马英的饰演者、国家一级演员刘爱云老师一块去米庙镇一五张村，带着现金和礼物，慰问了马英的女儿。

这次能够远赴外地，去现场感受大赛盛况，欣赏名师大家的演唱，内心的自豪感顿觉油然而生。

《马英》这部戏是2021年汝州市曲剧团为纪念建党100周年而精心打造的一部红色剧目。该剧是由汝州市著名编剧屈江北根据汝州市抗日女英雄马英真实事迹创作，梁献君谱曲、丁炳炎执导的一部红色抗战戏。此剧以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学党史、颂党恩、唱英雄、学英雄”为创作原则而打造的一部精品力作，是一部“汝河儿女多奇志，党在我心中力无穷”的励志大戏。更是继《天青梦》之后，市曲剧团打造的“讲好汝州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建立文化自信，完成复兴大业”的重磅献礼剧。

《马英》这部戏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中原腹地，一个豫西贫寒农家女子马英，为了保护党的军事机密，与敌寇斗智斗

勇，最终献出了年轻生命的故事。此次“黄河戏剧节”由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办。历时半个月，参赛单位共36家。汝州市曲剧团是平顶山市唯一参赛的县级剧团。

《马英》这部戏共分七场，时长约2个小时。该剧可以说是亮点纷呈：日本鬼子、白狗剩，行为之刁钻，语言之滑稽，让人在痛恨之余，还有那么点啼笑皆非之感。何母那如泣如诉的唱段，把婆、媳之间那生死离别时的复杂心情及对敌人的暴虐仇恨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泪目。何学一身正气，声情并茂，疾恶如仇……特别是马英在凛然就义前那段铿锵有力、气壮山河的唱段，让人久久难忘。

“绣党旗

一针一线甜在心间

立在党旗下

握拳发誓言

跟党走

奋勇斗敌顽

至死不叛党

为民打江山

儿是党的人

何惜抛头颅

只可叹未能持枪来抗战

用仇恨的子弹灭敌顽

保秘密落敌手终生不悔

只可恨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听后让人热血沸腾，使现场气氛瞬间达到高潮，鼓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坐在我旁边的是驻马店当地的一个戏迷，被剧情所感染，他眯着眼、哼唱着、忘情地打着拍子……在唱腔高潮时兴奋地大声叫好。“还是曲剧听着带劲呀！”从闲聊中得知，他今天特地请假过来看戏，没想到今天的戏演得这么精彩。“我也很喜欢曲剧，待退休后，一定去汝州拜个老师去学段曲剧。”

据说这次戏曲汇演是由评委现场集中打分，获奖单位要去省里参加决赛。我多么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再次接到屈江北老师的电话通知，再到省城下过戏瘾。

长安新村春色浓

黎新民 摄



汝瓷正“出圈”

□李晓伟

汝瓷，以实力“出圈”，以典雅“圈粉”，以复兴走向“高光”。

从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座上杯的“龙头杯”（总理杯），到中法两国首脑非正式会晤中使用的“雨过天晴云，这般颜色做将来”的汝窑青瓷茶杯。近年来，随着我市汝瓷产业的不断壮大和突破性创新，各种汝瓷作品不断亮相各种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充分证明了汝瓷产品在一次次别具特色的高规格活动中鹤立鸡群，大放异彩。

汝窑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因产于汝州而得名，与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齐名。汝瓷有两大特征：一是其釉层中气泡的独特排列，形成青中泛蓝、蓝中融青的奇丽釉色，具体说如豆绿、天蓝、月白、天青；二是汝瓷开片形成的独特纹饰，所谓“蟹爪纹、蝉翼纹、冰裂纹、鱼鳞纹”。正是这独有的气质，才使汝瓷在世界瓷林中一枝独秀，一脉相承。

汝瓷的美，在于它不轻浮、不张扬，温润如玉，不温不火，这种最为本真的美，才是其精髓所在。

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了20年

就神秘失踪了，目前存世的不过60多件。正因为其传世品极少，才被后人趋之若鹜、爱之若狂、视为珍品。以至于被中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题汝瓷为：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要“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瓷生产”。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的专家们研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1983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过汝州原汝瓷厂专家试烧成功并得到陶瓷专家的鉴定，均达到和超过宋代汝瓷水平。

如今，经过几代汝瓷艺人的不懈努力，让汝瓷“青”为其色，“玉”为其骨，“新”为其魂，先后恢复研制出了汝窑豆绿、天蓝、月白等十多种釉色，研制开发出汝瓷瓶、尊、炉、洗、碗、盘、兽、人物、茶具、文具、酒具等共十多类数百个品种。随着汝瓷小镇的开发建设，汝瓷，已由传统化制作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大步迈进。

如果说距今千年的北宋为汝瓷的第一次辉煌的话，那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可算是恢复生产阶段。如今，汝瓷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大

气磅礴的气度走向第三次辉煌，由此也产生了以“大国工匠”朱文立为代表的汝瓷大师们。

正是他们，这些汝瓷的追梦者，将蓝天白云的颜色渲染在汝瓷上，为古朴的汝瓷赋予了太阳的亮色和热情，舒展着蓝天白云的纯洁和明快，用坚硬的质地书写着汝瓷的苦难与辉煌。

汝州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三次辉煌：汝瓷的发展历史，竟然不可思议地与其母体不谋而合，也经历过三次磨难与辉煌，化蛹成蝶、浴火重生。

漫步汝州的大街小巷，“汝瓷”元素弥漫在市区的空气中，让这座城市越来越体现出深邃幽雅的气息。如今，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以宫廷用瓷为荣、从业人员有限的汝州，日用瓷成功“突围”，充分证明了汝瓷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非矛盾体，而是艺术与烟火气息的有机结合体。千年不熄的窑火，千古不朽的匠心。

“汝瓷知己汝州等你”，让汝瓷走上了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而汝瓷的根与魂始终熔铸其中。汝州，这座城市本身就如同一件需要潜心琢磨的古老瓷器，正在从其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中，真正探寻到辉煌复兴的“出圈密码”。



《马英》表演现场